

兰州方言常用介词

贾莹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 400065)

【摘要】分类列出兰州方言中常用的介词,并对其中表示处所的“在、到、从、着”、表示时间的“投(搭)”、高频介词“把”以及“叫把/让把”等用法与普通话存在差异或有特色的介词做解释和举例说明,同时着重对框式介词“往……里”的适用语境、构成成分以及语义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兰州方言介词中有一些保留了近代汉语的某些用法,有些则在与普通话相同的用法之外扩展出更多功能。

【关键词】兰州方言;介词;往……里;把

【中图分类号】H1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09(2017)05-0007-07

Prepositions in Lanzhou Dialect

JIA Y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classifies the commonly used prepositions in Lanzhou dialect, among which the place preposition like “zai, dao, cong, zhe”, time preposition like “tou(da)” and frequently-used preposition like “ba”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preposi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to ge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Besides, some distinctive prepositions in Lanzhou dialect are interpreted with exact examples, and the circumpositions like “wang...li” is analyzed from its application context,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semantic features. A general conclusion is that some of the prepositions in Lanzhou dialect retain some of the usage of modern Chinese, while others extend the function beyond the Mandarin Chinese.

Key words: Lanzhou dialect; preposition; wang... li; ba

一、兰州方言常用介词

兰州方言常用介词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表示处所:

1. 在、到、从、着
2. 表示经由:从、顺着、跟、赶
3. 表示源点:从、跟
4. 表示目标:到、着、朝、往、向、给、问

(二)表示时间:从、投(等)、自、赶(等)

(三)表示对象、相对:

1. 对、把、给
2. 叫、比、让
3. 为、替

(四)表示伴随、并列:跟、连、和

(五)表示工具、方式:用、连、拿、靠、当

(六)表示依凭:照、按、论、照住

(七)表示原因:为了

二、几个特殊的介词

以上列举了兰州方言中常用的介词,下面挑选其中用法与普通话存在差异或有特色的介词做解释和举例说明。

(一)表示处所的“在、到、从、着”

1. 弟兄两个在同一个街上开着两个馆子。

的哥在门上等着呢。

2. 我们到兰州城里面蹲给了多少年。(我们在兰州呆了很多年。)

一个老汉到水坑帮里站着呢。

(有个老头在水坑边站着。)

【收稿日期】2017-03-20

【基金项目】重庆市博士项目“类型学视阈下西北方言语法研究”(2015BS006)

【作者简介】贾莹(1985—),女,重庆邮电大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西北方言研究。

3. 那们从操场上打了一架。

徐帆是从湖北哪个剧团里头唱下戏的。

4. 你放着哪里了？（你放在哪里了。）

你不要写着墙上。（你不要写到墙上。）

兰州方言中表示动作行为处所的前置介词，相当于“在”的还有“到、从、着”。前三个介词表示的是静态处所，“着”则表示动态的处所意义，即动作行为的终点。“在、到、从”与“着”根据它们与动词的相对位置而互补出现：如果处所短语在动词之前作状语，可以用“在/到/从”，不能用“着”；如果处所短语在动词之后作补语，用“到/着”。

“从”在兰州方言里既可以表示静态处所，如“我从电视上见过这个人”，也可以表示源点，如“书从图书馆借着出来就丢掉了”。介词“在/到/着”三者之间关系与近代汉语介词的发展有关，梅祖麟^[1]论证了汉语方言里虚词“著”的三种用法的来源，文中提到“附著”的“著”是介词“著”的来源，方位介词“著”最早出现于六朝的文献，介词“著”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持续用法的“著”。同时近代汉语介词“著”根据其前的动词动态和静态的不同，而兼有“在/到”两个意思，体现在兰州方言中即“在/到/着”三个前置介词有功能上的交叉。因此，兰州方言中持续体和方位介词都用“着”，表示方位同时也可以“在/到”，但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是“着”为源，“在/到”为流。

上面前六个例句也反映出：在兰州方言里，如果表达静态处所意义，句子强制要求体标记出现。上面各句中就有持续体标记“着”、进行体标记“着呢”、完整体标记“了”、完成体标记“下”。

（二）表示时间的“投（搭）”

投儿子上大学时，我早都退休了。
（等儿子上大学，我早退休了。）

投庄稼下来还得两个月。（等庄稼成熟还得两个月。）

投搭你来，饭都凉了。（等到你来，饭都凉了。）

投搭你骗过阳事时，我也就老的差不多了。（等你明白道理，我都老了。）

“投”经常与“时”搭配表示一种对将来时间发生事件的假设。神木方言也有单用的“投”^[2]，宁夏中宁方言用同音的“头”表示相同的意义^[3]，在

白龙江流域以“投赶”结合的形式出现^[4]，西安方言还有“投到”的说法^[5]，据杨伯峻、何乐士考证，“投”作为表示时间的介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根据我们查找的材料，“投”作为表示时间的介词在宋元清时大量使用。可以单用，也可以“投到”“投至”的形式出现。例如：

投他人马来这里时，我已到襄阳府了也。（宋白话《王俊首岳侯状》）

投至临散时，可有一件好处。（乔吉《全元杂剧·玉箫女两世姻缘》）

风呵，兀的不倏倏杀人也！方才撼山拔树，飞沙走石般起，投至及你，可倒定息了。（李唐宾《全元杂剧·李元英雄风送梧桐叶》）

投至的欢意阑珊，那其间彼各皆分散。（张鸣善《全元散曲·迎仙客》）

投至赴得科场，一举及第，饮御酒，插官花。（无名氏《全元杂剧·朱太守风雪渔樵记》）

动不动便说做官，投到你做官，你做那桑木官，柳木官，这头踹着那头掀。（无名氏《全元杂剧·朱太守风雪渔樵记》）

投到您孩儿去，不知甚么人把他梅香杀了，摸了我两手血。（关汉卿《全元杂剧·钱大尹智勘绯衣梦》）

投到俺两个赏罢春呵，天色可也未晚哩。（无名氏《全元杂剧·赵匡义智娶符金锭》）

投到我来，大人每都知道了也。（无名氏《全元杂剧·十探子大闹延安府》）

前月打差便去，匠耐张玉娥无礼，投到我来家，早嫁了别人。（无名氏《全元杂剧·风雨像生货郎旦》）

（三）把

兰州方言中“把”字句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把”能够介引的成分也很多，虽然普通话和兰州方言中“把”的最主要功能都是介引对象，但有一些是普通话中无法介引的对象，或者普通话不用“把”来介引的对象。

1. 介引受事

把名报上了再交学费。（报了名再交学费。）

你把老师问了没有？（你问老师了

没有?)

我把你看一趟。(我去看你一次。)

赶紧把车上。(赶紧上车。)

虽然普通话“把”字句也能够介引动作对象,但以上这些例句在普通话中是不用处置式表达的。

2. 介引与事

他把娃娃死了。

刘老师连着讲了三节课,把嗓子讲哑了。

那年淘气着,把个胳膊绊折了。

你怎么把头发做成这么价的了。

3. 介引施事

把我们算啥呢,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算什么,功劳是大家的。)

人家不急,把你急啥呢。(人家不急,你急什么。)

娃娃不争气,把老师费心了。(孩子不争气,让老师费心了。)

把这个还算稀奇吗?(这个有什么稀奇?)

4. 介引比较对象

窑街炭把靖远炭比不上。(窑街的碳比不上靖远的碳。)

我把你大下一轮呢。(我大你一轮呢。)

那把我高着一头呢。(他高我一头呢。)

那的学习就是把你好着一截子。(他的学习就是比你好很多。)

5. 表示动作方向,相当于“对”

校长就是把理科班的学生好。(校长就是对理科班的学生好。)

价把娘老子好的儿女不多。(对父母好的儿女不多。)

那把这个事情特别认真。(他对这事特别认真。)

我把这个人没啥印象。(我对这人没什么印象。)

6. 相当于“管”

你看那那么胖的,我们把那叫的包子。

我们把爱显摆的人叫的显客子。

那还把我叫阿姨呢,我有那么老吗?

普通话中,只有较典型的受事及使动行为的受事可以采用“把”字处置式,因此“把”字句可以作为普通话验证受事典型程度的标准之一,但是兰州方言“把”字可介引的对象种类多,非典型受事的宾语,甚至主语都可以进入“把”字句,“把”字句也不仅仅表示处置。因此,兰州方言中,“把”字不能用来作为鉴别受事典型程度的标准。

(四) 框式介词“往……里”

自类型学家 Greenberg(1995)提出框式介词(circumposition)的概念后,框式介词同介词(adposition)、前置介词(preposition)、后置介词(postposition)这几个术语一起形成系列,介词是上位词,包括前置介词、后置介词和框式介词^[6]。刘丹青就“介词”的名称和内涵做过讨论,认为汉语语言学文献中通行的“介词”主要是指由动词虚化而来的“前置介词”,但汉语并非只有前置性的介词,还有“后置介词”,多来自方位名词,以及大量存在的“框式介词”^[7]。虽然这三类介词的词类来源不相同,但是从介词的句法功能来看,它们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上位概念下的三个下位词。刘丹青将框式介词定义为:由前置介词加后置介词构成的、使介词支配的成分夹在中间的一种介词类型。刘丹青自己对“框式介词”的定义采取宽式处理办法,认为前置介词也可以跟并非真正后置介词的单位构成框式介词,后置部分还可以是助动词、副词或意义很虚的连接成分。陈昌来^[8]也提出类似概念,称之为介词框架,指介词在前,其他词语在后,介词所介引的对象被夹在中间,形成了一个框架。王世群^{[6]25}参照后置介词的类型将汉语框式介词分为处所类,如“在/到……上”、起讫类,如“自打/从……起”、排除类,如“除……之外”、比况类,如“跟/连……一样”、关涉类,如“就……而言”、依据类,如“照……来说”、目的类,如“为……起见”等。

兰州方言中有一个框式介词,其形式为“往……里”,只能在动词之前作状语,能够进入其中的成分语义上充当动词的补语,在兰州方言和普通话中也都存在与这类结构相平行的动结式“VC”,因此可以将这类框式介词构成的成分用“往C里V”表示。下面分析该结构出现的语境,能够进入该结构的成分,该结构对各个成分的制约,整体的结构意义和语义特征。

1. “往C里V”出现的语境

兰州方言中的“往C里V”结构,根据其出现

的语境分为两类。

(1)说话人命令、要求听话人以某种结果状态为目标发出动作

我来就是问你几个问题呢,你就给我往明白里说一下。

不要听别人的,把事情往好里做,再不敢胡做。

看着把该办的事情都赶紧往清楚里办。

衣裳往干净里穿,一天玩的跟个猴一样,尽叫我洗衣服呢。

(2)说话人客观陈述动作从发出到有结果状态的变化过程

为啥木头要用锯子往开里锯呢?

那们两个是认识七八年,但是把事情就没有往破里说。

日子苦曼,个今天有个好吃的,就存着存着就往坏里存呢。

大的穿罢,往短里剪给下,里面的裤子补给下,给个做的上。

兰州方言中“往C里V”结构主要出现在祈使语境以及描述动作变化过程的环境中。如果“往C里V”结构出现在祈使语境中,结构中的“C”凸显结果意义会成为句子的焦点,得到强调。同时,“往C里V”之前一般不再出现其他状语,即便出现也不会太复杂。如果“往C里V”结构只是客观陈述动作的变化过程,句子焦点有可能在“C”上,但整个结构之前有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状语,充当焦点。通过考察上面的例句可以发现,兰州方言“往C里V”结构无论出现在哪种语境中,都强调动作的结果状态,并且关注该结果状态的变化形成过程,而不是静止状态,也就是说这种结构关注动态变化过程以及最后的变化结果。我们认为“往C里V”在语义上具有的关注变化过程意义主要由动词来承担,关注变化结果的意义主要由C来承担,二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2.“往C里V”的构成成分

(1)结构中的“C”

兰州方言中,“往C里V”的“C”可以是动词和形容词。前面提到,“往C里V”关注动态的变化过程及其结果,那么充当“C”的动词本身必须包含有结果意义,符合这种条件的动词有以下这些。

A:懂、会、怕、烦、明白、腻

B:倒、断、坏、漏、落、散、死、碎、醒、

醉

A类动词属于感觉动词,B类动词是结果动词^①。

以上动词可以充当C,进入“往C里V”结构。例如:

你往明白里学,不要不懂装懂。

你把那往烦里惹呢曼,那不给你发脾气着。

把这个棍棍子往断里扳。

你舅舅一天尽往醉里喝呢曼,赶紧往醒里摇,让吃上些饭再睡。

通过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能够进入“往C里V”结构充当C的动词属于缺乏时段持续特征的动词,这些动词所指的动作刚一发出就有结果,开始和结束重合在一起。这一类动词语义上更加关注动作的结果,而非动作的过程,因此才能够进入结构,充当表示结果意义的“C”,而那些表示动作可以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动词由于自身没有内在的终结点或终结点不凸显,则无法进入“往C里V”中充当“C”。

形容词分为状态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几乎所有的性质形容词都可以表示结果意义,符合“往C里V”结构关注变化结果的要求。因此,兰州方言中充当C的最主要成分是性质形容词。例如:

你往大里写,我看不见。

你往清楚里说吵,呜呜啦啦的说的啥曼。

我先往完里写,写罢你给我看给下。

话要往开里说呢曼,老憋着个心里,又不解决问题。

状态形容词无法进入上述结构,宗守云^[9]认为是状态形容词缺乏变化意义^②,只表示静态的结果状态,因此无法与整个结构关注动态变化的要求相吻合,不能进入这个结构,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合理。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认为这个结构表达变化意义是通过动词,充当C的成分主要承担结果意义。事实上,状态形容词表示的虽是一种静止状态,但并非结果状态,而是程度状态,状态形容词无法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正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了程度意义,这种程度意义不是结果,只是一种更高的程度,这与“往C里V”关注变化结果的要求不符。在兰州方言中,能够进入“往C里V”的性质形容词,如果加上程度副词也不能

说,正是因为加上程度副词之后的性质形容词不表示结果意义,而是凸显程度。例如:

* 往更明白里学。——再往明白里学。

* 往更高里站。——再往高里站。

* 往特别完里吃。——再往完里吃。

以上三例中性形容词前面加上程度副词则不能说,只能在整个“往C里V”之前加上表示程度的“再”。因此,状态形容词不能进入“往C里V”不是因为它表示静止结果,与整个结构关注变化过程的要求相违背,而是因为状态形容词本身不表示结果,只表示程度,与“往C里V”的“C”要求结果的意义不符。前面所描述进入该结构的动词,“倒、懂、腻”等本身缺乏时段持续特征,开始和结束重合在一起,也不关注变化过程,却能进入“往C里V”,正是因为它们凸显结果意义。

(2) 结构中的“V”

前面的分析表明,“往C里V”结构关注变化过程及结果,那么能够进入其中的动词需要具有过程意义,一般动作性强的持续性动词都能够进入这个结构。

普通话中偶尔也有用这种结构表达的情况,但是根据宗守云、张素玲的统计^[10],在普通话中能够进入这种结构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形容词,一般较为常用的是“深、大、小、远、近、高、多、少、好、坏、宽、严、难、短、细、轻、重”以及“死、饱”这两个动词。另据李向农、余敏的调查^[11],普通话中出现最多的是“往死里V”“往好里V”“往坏里V”“往高里V”“往多里V”“往饱里V”。可见,普通话中能够使用这种结构的是数量有限的几个形容词和动词,远没有兰州方言中的使用频率高范围广,下文将对比说明。

3. “往C里V”的语义特征

普通话中最常使用的仍是动补式VC,兰州方言中既有VC式,也有“往C里V”式,那么通过对比这两种形式可以得到兰州方言“往C里V”结构的语义特征。

(1)“往C里V”更注重过程意义,“VC”更注重结果意义

甲:奶奶没听清,你给那往清楚里再说一遍。

乙₁:我给那说清楚了,那不愿意听。

乙₂:*我给那往清楚里说了,那不

愿意听。

甲:你给我说你怎么抹药着呢。

乙₁:*抹匀就成了。

乙₂:慢慢往匀里抹着呢。

以上两组例子中,第一组乙₂的回答使用“往C里V”结构,句子不能说,因为甲句要求的是结果意义,不注重过程,此时只能用一般动补结构。第二组例句中,问句中有“怎么”即关注动态的过程,因此最合适的回答是使用“往C里V”,而动补结构在这里只表达了结果意义,没有回答问话人的问题,因此不合适。因此,兰州方言使用一般动补结构更注重结果意义,使用“往C里V”结构更注重过程意义。

(2)“往C里V”一般是可控的,“VC”可以是受动作主体控制的,也可以是非自主的

赶紧走,一阵阵雨就下大了。

——?赶紧走,一阵阵雨就往大里下呢。

你那些姑父曼,找着把你爸往大里灌着呢,你爸一会就喝大了。

——*你那些姑父曼,找着把你爸灌大呢,你爸一会就往大里喝了。

我没看着就栽倒了,不是故意往倒里栽的。

——*我没看着就往倒里栽了,不是故意栽倒的。

以上三组例句中错误的表达用加下划线的方式标出了,可以看出,兰州方言“往C里V”结构一般用于动作主体对动作以及动作的结果有控制力,如果主体是自然事物或主体不能直接支配动作也不能决定动作的结果,则不能用“往C里V”。

刘光明、储泽祥、陈青松^[12]、方绪军^[13]、李向农、余敏^[11]等先后对于介词“往”的语法化过程和普通话中的搭配情况等做了分析。大体来说,“往”在唐以前主要用为实义动词,唐代由于“去”的“往”义用法普遍,逐渐替代了实义动词“往”,“往”发展出分别在动词前后介引动作目的地论元的用法。

动词后的“往”主要搭配那些表意重点不在位移过程而在结果的动词^[12]。另据李向农、余敏^[11]的统计,出现在状语位置的“往”主要搭配那些位移性的动词。也就是说“往”根据与动词的相对位置,语义上分别偏向关注过程和关注结果。根据

上面的介绍,兰州方言中“往C里V”式关注动态变化过程及其结果,那么可以说这种结构中的“往”兼具普通话动词前后介词“往”的语义属性,既关注位移过程又关注变化的结果。当然这种结构表达的结果意义也是相对的,上面的例句表明,相比之下,一般动结式表示的结果意义更为显著。

“往”由动词发展成为介词之后,根据与动词的相互位置,语法化的程度有不同。动词前的“往”语法化程度更高,因为动词前的“往”可以出现在完全不表示位移的句子中^[12]。兰州方言“往C里V”也具有隐喻性,状位“往”介引一个目的名词时,是一个真实的对象,“往C里V”能够与动词、形容词结合,实际上是将“C里”看作一个容器,整个结构反映的是这个容器从“非C”到“C”的一个变化过程。

“往C里V”结构也见于其他方言,如白龙江流域的方言^[4]以及晋语^[9]。不过在晋语中,这种结构的发展更加迅速,使用范围更广,频率更高。结构中的“里”逐渐变成一个附缀甚至脱落,能够与介词“往”搭配的成分也更多,不过整个结构关注变化过程及结果的意义与兰州方言相同。

(五)“叫/让”与“把”连用

英语中,两个介词可以并列使用,结合成复合介词,如“into、onto”等。汉语中常常使用框式介词,而没有介词连用的情况。兰州方言中也没有复合介词,但存在一种“被”字句和“把”字句杂糅发展而成的介词连用形式“叫把、让把”。

兰州方言中使用的被动句虚词为“叫、让”,兰州方言被动句在一些具体的句法表现上与普通话有区别。

1. 被动句虚词之后的施事有时可以省略。例如:

这个路上坑坑洼洼的,我老就叫₁绊下着呢。

那个狗娃子歪的很,我₁尕的时候叫吓下着呢。(歪:厉害、凶猛)

现在街上贼娃子多的很,昨天隔壁子的包包就叫₁偷掉了。(隔壁子:邻居)

今个早上拖下地没注意,叫₁滑了一跤。

如果施事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被动句中可以省略施事。

2. 被动句和把字句杂糅的现象常见。例如:

隔壁子屋里昨个叫₁个贼把₁一千块钱

偷掉了。

奶奶叫₁个尕石头把₁脚崴下了。

我现在老了,昨个街上让₁个尕小伙把我骗下了。

昨个闯下祸了,让我妈把₁我骂臧了。
(臧:程度补语,表示程度深)

由于这种杂糅经常出现,本来应该在话题位置的受事,却经常出现在“把”后。例如:

我被他骗了。——叫₁那把我骗下了。

我被狗咬了。——叫₁个狗把我咬下了。

有时,口语中稍长的句子,受事在话题位置出现一次,“把”后又出现一次,但话题位置的受事是可以省略的,“把”的受事却是强制出现的。或者两个位置都出现,但“把”后采用代词来回指。例如:

我₁让那个厂门口的尕道道把₁我绊了一跤。

老张叫₁门口联通营业厅的人把₁那拉着去做了个活动。

还有一种杂糅,有时是被动句包含在“把”字句之中。例如:

这个小区太不安全了,昨个把₁隔壁子叫偷掉了。

我那时候住的房子太烂,差些把我叫塌死到里头。

3. “叫把、让把”作为整体

由于上述第一的特点,兰州方言被动句施事可以省略,第二特点表明,在兰州方言里,“把”字句是高频使用的句子,因此被动句和“把”字句杂糅也成为被动句里最自然的表达。这两方面特点发展到一定程度,当被动句施事上文中已经出现过,或者无法确定施事,甚至施事不作为表述重点时,就只剩下被动句虚词。在与“把”字句杂糅的环境中,就形成了兰州方言中“叫把”连用的现象。例如:

给你说这个道道子路不平呐,老就叫₁把我绊下着呢。(施事不确定)

我上车的时候看着这个人不对,后头下车才发现₁让我的包包偷掉了。(施事在上文中已出现)

夜里头不知道啥响给了一下,叫₁把娃给吵醒了。(上文中出现施事)

你就疯着，价看，让把头碰下了吵。

(施事不作为重点)

这种“叫把、让把”连用构成的整体，意义是两者的结合，即“被……把……”只是被动的施事不出现，这里“叫/让”也不以“把”构成的短语为论元，而是直接与“把”结合。这与英语“from outside, in between”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仍不能把这种连用的“叫把、让把”看作是复合介词，它们还没有凝固到中间不能够插入其他成分的程度。

兰州方言常用介词中有一些成员保留了近代汉语的某些用法，比如“投”作为表示时间的介词在宋元清时大量使用，可以单用，也可以“投到”“投至”的形式出现。另有一些成员在与普通话相同的用法之外扩展出了更多功能，如兰州方言的框式介词“往……里”使用频率很高，如“往完里吃”“往平里躺”“往高里站”等，与动补式相比，该框式介词更注重过程义和可控性。虽然普通话也有类似的框式介词，但普通话中该框式介词的使用限制多、出现频率低；兰州方言介词“把”可以介引的对象除了受事、与事外，还能介引施事如“把我们有啥呢，功劳是大家的”、介引比较对象如“我把你大下一轮呢”。“把”还可以表示动作方向，相当于“对”如“校长就是把你好”。

【注释】

- ①施春宏在《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分析了动补式中充当补语的动词,上面所举A类动词可以表示行为主体的心理状态,还可以表示主体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变化而产生的状态;B类结果动词表示受动作的影响而产生的状态或结果。

- ②张国宪在《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一书中,指出状态形容词是以时间为背景,表示一种静止状态,这种状态是临时的。

【参考文献】

- [1]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J].中国语言学报,1988,(3).
 [2]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685.
 [3]李树伊.中宁方言的语法特点[J].宁夏大学学报,1987,(4):95-99.
 [4]莫超.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5.
 [5]兰宾汉.西安方言语法调查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201.
 [6]王世群.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12.
 [7]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5.
 [8]陈昌来.现代汉语介词的内部差异及其影响[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5):97-105.
 [9]宗守云.晋语中的“往DV”结构[J].语言研究集刊,2014,(1).
 [10]宗守云,张素玲.晋语中的“往CV”结构[J].语文研究,2013,(3):46-50.
 [11]李向农,余敏.状位“往/向”差异性考察[J].汉语学报,2013,(3):22.
 [12]刘光明,储译祥,陈青松.“单音节动词+往”里“往”的语法化[J].古汉语研究,2006,(2):16.
 [13]方绪军.“V向……”和“V往……”[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2):17-24.

[责任编辑:王敬儒]